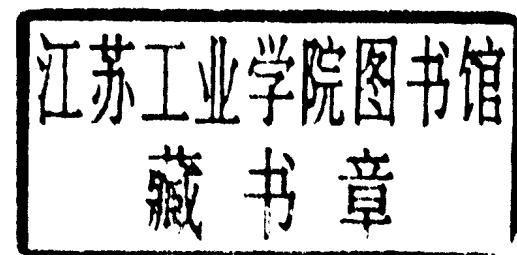


OU WENHUA JUNJI 林华东 主编

瓯文化
论集

瓯文化论集

林华东 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瓯文化论集/林华东主编.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4
(温州研究集刊)

ISBN 978 - 7 - 213 - 04028 - 3

I . 瓯… II . 林… III . 瓯—文化史—文集
IV . K28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3465 号

书 名 瓯文化论集
作 者 林华东 主编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陈巧丽
责任校对 朱晓阳
封面设计 厉 琳
电脑制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浙大同力教育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625
字 数 29 万
插 页 2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13 - 04028 - 3
定 价 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首届瓯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林华东(001)

瓯越源流与地望

东瓯族三大学术悬案的历史考察 蒋炳钊(014)

新见“越王伯侯剑”考释 董楚平(026)

瓯、东瓯、瓯越考辨 胡珠生(029)

“瓯”之笺注 林华东(043)

瓯越源流考辨 王文清(050)

温州好川文化遗址的内涵特征和地理环境 蔡钢铁(063)

浙南早期古文化时空结构的初步分析 曹 峻 吴 洁(077)

先秦时期东瓯文化初探 黄舟松(093)

东瓯沿革史初探 严振非(109)

东瓯族属考察 辛土成 陈缎治(115)

东瓯国都与王陵

温岭东瓯国城址与贵族大墓的调查与发掘 陈元甫(119)

东瓯都城考 周 琦(132)

东瓯故都所在地问题 黄展岳(147)

东瓯国都地望初探 林华东(153)

历史上东瓯王都城应不止一处 林成行(172)

浙东南首县章安考 徐三见(179)

东瓯与于越、闽越关系

吴越文化的共性及其贡献 肖梦龙(193)

于越与瓯越关系初探 孟文镛(211)

吴越地区的战国与汉文化特色 叶文宪(227)

浙江汉墓特点剖析 胡继根(245)

论闽越与东瓯的关系 梅华全(253)

闽越、东瓯政治关系考 林忠干(270)

东瓯与闽越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佟 珊(278)

东瓯与西瓯及其他

东瓯与西瓯比较断论 徐杰舜 徐桂兰(289)

略论东瓯与西瓯之文化关系 何英德(297)

东南地区的铜鼓 蒋廷瑜(304)

中韩石柱式支石墓(石棚墓)的比较研究 林永珍(309)

瓯越、安家民与台湾世居少数民族比较研究 张崇根(321)

欧峩考

——以秦汉之际庐山地区为中心 吴之村(338)

论地域文化视野中的越文化研究 周幼涛(361)

首届瓯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林华东

瓯，又称瓯越或东瓯，是中国南方百越民族中的一支。秦汉之时主要分布在浙南地区的温州、丽水和台州部分地区。史称由越王句践后裔建立的国家，早先与闽越国关系十分密切，司马迁将其归属东越之列。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载：“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卒，子句践立，是为越王……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祖复以摇为越王，以奉禹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同书《东越列传》又称：“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迨至汉景帝三年（前154），东瓯国曾发兵参与了吴王濞为首的七国叛乱。后来吴王刘濞兵败，东瓯王慑于西汉王朝的威力，反戈一击，杀吴王向汉廷谢罪。吴王刘濞子驹逃亡到闽越，“怒东瓯杀其父”，常挑唆闽越攻东瓯。至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汉武帝遂遣严助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而去”。自此，东瓯王自知敌不过闽越，便请求归汉，得到了汉武

帝的首肯。于是“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东瓯国除。然因古代文献有关瓯越的记载十分稀少，且有分歧，史学界诠释也仁智互见，加上浙南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相当有限，以致对瓯越历史的探索几近空白。

自从 2006 年在温岭市大溪镇塘山发掘出了一座西汉大墓后，有些学者由此联系到其附近有座城垣依稀可见的古城址，即嘉定《赤城志》中的“徐偃王城”来剖析探索，主张塘山大墓是东瓯国王陵，而古城则为国都所在；但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有异议，进而掀起了探索瓯越文化热。然而，关于瓯越的来源及其地望、东瓯国都所在、瓯越的文化内涵及其对海内外的文化影响、瓯越与闽越乃至东瓯与西瓯的关系，以及瓯越的内迁等问题，至今均仍属浙江古代史上的一大学术悬案。

基于此，由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主办，浙江省历史学会、浙江省越国文化研究会、温州大学协办，温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承办的“首届瓯文化学术研讨会”，于 2007 年 11 月 19 日至 22 日在温州市举行。与会代表来自北京、上海、香港特区、云南、广西、河北、福建、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以及日本、韩国等，共有专家 85 人，蒋炳钊、黄展岳、陈文华、汪宁生、林永珍、包伟民等著名学者均莅会指导，大会收到论文 52 篇，我们从中选取 30 篇，编成这一《瓯文化论集》，刊发于世。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金荣，中共温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国旗，温州市副市长陈作荣，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兼市社科联主席周品英等领导出席了开幕式，并讲话致辞。会议采用大会报告、分组专题讨论的形式进行了学术研讨，同时还安排参观考察了温州博物馆和瑞安石棚墓等。这是史学界第一次全面探索瓯越文化的学术盛会，其意义十分深远。《浙江日报》、《温州日报》、《温州都市报》、《温州商报》、温州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都作了跟踪报道。

这次大会讨论的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

一、瓯越之源及地望

瓯,又作汎或欧,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南经》,称“瓯居海中”。晋代郭璞为其作注时,认为“瓯”即指东瓯。宋王应麟注《逸周书·王会解》中的“汎深”时,说“汎深即瓯也,汎亦瓯也”。罗泌在《路史·国名纪》中,也认为瓯和汎、欧、区可以互通。清末,对温州历史掌故研究精深的史学大家孙诒让先生则主张温州“夏为瓯,殷为汎,周为欧,实一字也”。20世纪40年代,罗香林在其名著《中夏系统中之百越》书中,也主张“汎即瓯,欧人即瓯人”。如此看来,瓯应指东瓯,其分布地域主要应在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即温州、丽水及台州部分地区。

然瓯地的史前及至商周之时文化时空及其内涵特征如何呢?也就是说瓯越之源及其地望何在呢?素为史家所关注。

著名学者、厦门大学蒋炳钊教授在《东瓯族三大学术悬案的历史考察》文中,分别就“历史上是否有东瓯族的存在、东瓯王是否越王句践的第七世、东瓯族的历史来源”等三大悬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赞同历史上确有一个东瓯族,是百越民族中的一员,其来源主要是由当地的土著逐渐发展而形成的,东瓯王国并不是闽越族的一支。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东瓯王是越王句践后七世之苗裔,“缺乏历史依据,难以令人置信”。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董楚平研究员的《新见“越王伯侯剑”考释》一文,就台湾著名收藏家王振华先生新近收藏的两件青铜剑中的鸟篆书铭文进行了考释。指出本剑铭文自称“伯侯”,可与王氏先前珍藏的一柄“越王州勾复合剑”相佐,两剑铭文皆自夸继承先祖句践之霸业,可能是越灭滕灭郯以后的得意之作,是一对难得的姊妹剑,堪称文物史与收藏史之佳话。

《温州文献丛书》编辑部的胡珠生主任撰写的《瓯、东瓯、瓯越

考辨》一文,对古文献记载中的“瓯”、“东瓯”和“瓯越”进行了全面梳理考证后,指出“瓯、东瓯、瓯越三词都有自己特定的内涵,其流变相当杂乱,以致古今注释者往往难以妥切。但温州古称之瓯,来源于瓯水;古称之为东瓯,来源于东瓯王都城和东瓯乡,均有史籍可据,众所公认。至于瓯越,就广义而言,以越州会稽郡为中心,包括温州永嘉郡在内;就狭义而言,指的是越州(今绍兴)而非温州”。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林华东所长在《“瓯”之笺注》文中,对学术界关于“瓯”之得名及其缘由,逐一介绍剖析,认为各家之说均有讨论的余地。主张倘若认为早先就沿其流域而居的族团——“瓯”,是得名于“瓯水”(后来的瓯江),即当地的古越语地名谅无大错。然由于以汉字记音等原因,故“瓯”字又被异写为沤、欧、区或讴。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王文清研究员在《瓯越源流考辨》文中,就古代文献有关夏商周三代之时瓯越的不同称谓及其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的考辨。进而针对蒙文通《越史从考》中的“东瓯,越王所立”之说作了诠释,指出《路史·国名记》转载《越绝书》所谓“本东瓯越王所立也,即周元王四年,越相范蠡所筑”,是一种残缺、讹误之记,文中的“越王”并非越王勾践,“东瓯”也非勾践之时所立的东瓯王。据《元和郡县志》和《舆地纪胜》记载中的上元县南“越城”,“本东瓯越王所立”,乃汉时吴王濞发动吴楚七国之乱时筑(立),这与《金陵故事》所述范蠡佐越灭吴,立城于金陵的时间和地点明显不同,蒙氏所云“东瓯,越王所立”即东瓯立国于周元王四年(前472)之说是一种误断,不足信。

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蔡钢铁所长的《温州好川文化遗址的内涵特征和地理环境》一文,通过剖析地处温州瓯江与戍浦江交汇处,即以鹿城区上戍乡渡头村的老鼠山遗址为代表,包括临江镇下湾村下龙山、双屿镇牛岭村卧旗山、藤桥镇仁山、仙岩镇穗丰村杨府山等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的内涵及其特征,诠释了温州四千年前的好川文化先民在陶器、石器、玉器等方面的特色,进而探

索了好川文化聚落的地理环境、建筑遗址、墓葬特点和经济形态及文化交流等内涵特征与成就,从而揭开了温州地区新石器文化的神秘面纱。

上海大学曹峻硕士和吴洁在《浙南早期古文化时空结构的初步分析》一文中,对浙南地区的台州、温州辖区的灵江、瓯江、飞云江及鳌江流域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遗址与墓葬文化特点进行了初步整理归类,勾勒出浙南早期古文化的时空框架及其内涵特征,指出浙南地区在新石器、夏商、两周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除了自身传统的延续发展之外,还先后分别吸取了苏南浙北与闽江流域等相关文化因素,形成了多元性特征较为明显的区域特点。同时,从目前资料来看,灵江流域与瓯江以南地区既有差异也有共性。而其程度和性质究竟是表示浙南地区南北两地存在不同的传统、分属不同的文化区,还是在同一文化传统下的不同分区类型,则仍待资料充实与深入研究。

温州瓯江区文博馆的黄舟松先生在《先秦瓯族考古学文化初探》一文中,通过有关的古文献记载,结合浙南、闽北等地区近年来的重大考古发现,以及温州民间传说、社会学、地质学的研究成果,主张瓯族的文化定性实为“山地文化”,同时还兼带少量的海洋文化成分等独特的区域文化特性。

台州市方志办严振非先生的《东瓯沿革史初探》一文,认为东瓯先后历经了商末至周初的东越国、西周中期的瓯余国、春秋之时的东瓯国(东海国)、汉初册封的东瓯国(东海国)和汉武帝分治的东越国五大历史发展阶段。其中的前二国(东越、瓯余)时间已无法考明,而春秋时东瓯国,按《越绝书》载“东瓯,越王所立”始,为周元王四年(前473),至汉元封元年(前110)除国,计有362年。汉初的东瓯国,按汉朝中央政府册封时间,为西汉孝惠三年(前192),至元封元年除国,有82年。严文分别就其各阶段历史作了介绍和研究。

香港辛士成教授与陈缎治在《东瓯族属考察》一文中指出,东瓯人所在的浙南滨海一带,原是闽越族居住地之一。至孝惠三年,以闽君摇功多为名,立为东海(瓯)王,实则怕闽越王强大起来,故将其分而治之,以利互相制衡。至东瓯请求归汉后,闽越便趁机占领了浙南,东瓯故地复归闽越。至于台湾原住民祖先确实来自大陆,从出土文物资料来看,浙南、闽北、台湾属同一区域文化,是百越民族独立的一支,应同属于闽越族。

二、东瓯国都与王陵

2006年冬,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温岭市大溪镇塘山村北发掘了一座西汉早期的大墓,经编号为塘山M1,其地面上有明显隆起的长方形覆斗状的封土墩(残长30米、宽20米、中心高2米)。墓葬形制为带墓道的长方形深土坑木椁墓,斜坡式墓道设在墓坑西壁正中,平面略呈“甲”字形,坑口长15.5米、宽6米—7米,坑底长13.5米、宽4.5米、深3.7米。棺椁及人骨均已朽无存。然依其痕迹可知,木椁分有前、后两室,前室长4.4米、宽2.45米;后室长7.1米、宽2.9米,椁外四周填筑大量砾石。此墓在古代已遭盗掘,残存随葬品34件,质地有原始青瓷、印纹硬陶、泥质陶和玉器(只有2件)等,陶器的器形有匏壶、敛口双耳罐、瓮、瓶、钵、杯、鼎和纺轮。在墓道上左侧封土的边缘还发现有范围不足2平方米的残器物坑,残存有仿铜乐器的镈、𬭚于、磬和勾鑃等陶器。根据墓中随葬品的造型特点和装饰花纹与福建崇安汉城及两广秦汉墓所出相似分析,此墓应为西汉时期的东瓯国大墓。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元甫研究员在《温岭东瓯国城址与贵族大墓的调查与发掘》文中,从温岭大溪塘山大墓的墓葬规模、形制、随葬品和墓外的陪葬品器物坑等特点,结合此大墓之北不足1公里处,还发现有一座平面略呈东西向长方形,并设有内城(面积7.8万平方米)和外城(面积28.8万平方米)的古代城址,经解

剖试掘,认定其年代为西汉早期所筑;并由此联想到嘉定《赤城志》载:“古城,在黄岩县南三十五里大唐岭东,外城周十里,高仅存二丈,厚四丈;内城周五里,有洗马池、九曲池,故宫基址,崇一十四级,城上有高木可数十围。故老云,即徐偃王城也。城东偏有偃王庙。”因此,主张“不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城址年代,大溪古城都可能是传说中的所谓徐偃王城,而应该是一座西汉东瓯国的城址。城内最早地层为西汉早期的堆积等情况,说明此城应系东瓯受封立国后新建”。“而城内汉代地层堆积较薄,年代跨度很短,……这恰恰也与东瓯国仅仅存续 54 年后就撤王归汉,举族北迁江淮的历史背景相吻合。”显然,温岭大溪塘山大墓应是东瓯国王陵。按照古制,陵随城走,王陵或其他高级别的贵族大墓,往往分布在都城附近。故而“温岭大溪东瓯国古城应该就是东瓯国的国都王城,东瓯国建都之处就在今台州地区的温岭大溪”。

台州市文广局的周琦先生在《东瓯国都城考》一文中,认为温州东瓯都城是一座“无准确地点、无王城遗址、无东瓯文物”的“三无蜃都”;而台州存在着一座“有文献记载”、“有准确地点”、“有王城遗址”、“有东瓯文物”的“四有王城”。并从温岭琛山乡发现的西周青铜蟠龙盘和路桥小人尖祭祀遗址以及仙居县发现的古越文字与岩画入手,结合温岭大溪古城和塘山大墓等考古发现分析,进而支持陈元甫研究员的主张,即塘山大墓为东瓯国王陵,大溪古城应是东瓯国的都城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名学者黄展岳研究员在《东瓯故都所在地问题》一文中指出,温州市地从东汉置永宁县、东晋置永嘉郡、唐置温州以来,一直是县治、郡治、州(路、府)治所在地。台州黄岩作为县级名的“永宁”,是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析临海置,只存在十五年,“唐以前的浙江永宁都只能是今温州的古名”。“东瓯故都在今温州市辖境内殆无可疑。探寻东瓯故都城址,重点似可放在温州市区及永嘉、乐清、瑞安沿瓯江地段。温州至今未发

现东瓯(汉)城址,或因考古工作不多,或因工作缺乏组织规划。我们不能因为未发现东瓯(汉)城址,便否定它的存在或曾经存在(《永嘉记》明言‘今犹在也’);也不能因为温岭有一处古城址,便仓促指认它是东瓯都城址。”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林华东所长在《东瓯国都地望初探》文中,从古代文献、东瓯历史、地望及其疆域与方言特点,结合考古资料,全面剖析了温岭大溪古城和塘山大墓,特别是塘山大墓及其陪葬坑中的器物几乎全是陶质冥器,从而主张塘山大墓的主人“应是东瓯国上层贵族的墓葬,而非王陵。温岭大溪地处东瓯国疆域北界,墓主人很可能是镇守于此的上层贵族,大溪古城最大可能应是东瓯国北疆的重要军事城堡,而不可能是东瓯国的都城所在”。林文运用考古资料,结合古代文献进行探索,指出温州历史沿革的发展脉络传承有序,“一座城市的建立,是当地历史文化积淀与聚落形态升华的结果”。温州市内目前虽无发现西汉大墓及城垣,但并不意味着今后绝不会有,更何况已有不少史迹可寻。联系到作为越国王室贵族后裔南迁而建立起来的东瓯,应继承着越都(绍兴)因地制宜的建城理念,从温州市区杨府山、西山、景山、瓯浦垟、卧旗山与唐五代北城门等地的考古发现,林文因之率先提出东瓯国都地望应在温州市区,即鹿城区。“大致北至瓯江;西城垣沿郭公山经翠微山、黄龙山,与景山下的瓯浦垟相接;东城垣在积谷山、华盖山至海坛山一线;南城垣自积谷山到松台山,并沿景山下的雪山路、过境公路一带”。

温州市永嘉县政协林成行先生的《历史上东瓯王都城应不止一处》一文,主张从战国到西晋之时,曾出现三个“东瓯王(或东海王)”,即战国时的东瓯王,西汉时的东海王(世俗称东瓯王)和西晋时期的东海王。既称王就应有其领地,有领地就有王府或都城,因而,历史上东瓯王国都城或王府应不止一处。

自东瓯举国徙江淮后,汉昭帝始元二年即于今日的台州设置

了回浦县。东汉光武帝时改名章安县。继之又于此设立了会稽东部都尉治。临海市博物馆徐三见研究员在《浙东南首县章安考》文中，就章安县沿革，会稽东部都尉和城址所在及章安港兴衰进行了全面考证研究，阐明章安古县在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指出其城址虽经历两千多年的沧桑岁月，部分遗迹至今犹存。

三、东瓯与于越和闽越关系

《史记·东越列传》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显然，按司马迁所载，东瓯是从闽越划分出来的，而无论是东瓯，抑或闽越，“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即楚败越王无疆之后，于越部分王室贵族南迁建立起来的地方性王国。然东瓯有何特色，它与于越及闽越关系如何？也是本次会议探讨的内容。

镇江博物馆肖梦龙研究员在《吴越文化的共性及其贡献》文中，指出吴越两国文化的来源虽有所差异，但在其不断交流融合的进程中，由于共同的地理环境、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性格，最终造就了吴越文化的共性特征，进而列举其要并逐一剖析诠释，揭示出吴越民族对中华古代文明的不朽贡献。

绍兴文理学院孟文镛教授在《于越与瓯越关系初探》文中，主张于越建立的越国在强盛之时，曾经一统瓯越，封建东瓯王国。楚败越后，部分越人沿海南下，进入瓯越地区，至秦灭越，更有大批于越人向南流散，与瓯越人融合，进而阐释了于越与瓯越的长期融合过程中所形成的基本相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文化特征。

苏州科技学院叶文宪教授在《吴越地区的战国与汉文化特色》

文中,诠释了吴越地区战国之时的文化内涵及其后的人口迁徙与影响,使之在秦汉以后演变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汉文化。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胡继根研究员的《浙江汉墓特点剖析》一文,将浙江省历年来发现的西汉墓葬划分为早、中、晚和新莽时期,并就各个时期器物特点和随葬品组合作了深入剖析,指出浙江省汉墓可以椒江流域为界,北部地区在西汉中期以前,既传承着越文化而又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南部地区则承袭了越文化系统。直至西汉中期以后,中原的汉文化才逐渐占据着主导地位。

福建博物院林忠干研究员在《闽越、东瓯政治关系考》文中,主张闽越和东瓯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东南地方的土著族体。至战国晚期,由南下的越国贵族后裔与闽、瓯土著相融合,形成秦汉之时的闽越和东瓯。两国之间政治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与汉王朝政治形势密切相关。西汉初,汉朝国力尚弱,中央只能采取笼络的手段,让其自治为政。迨至汉景帝、武帝之时,国势日盛,乘吴楚七国叛乱之机,才逐渐付诸武力征服,实现了全国政治的大一统。

福建博物院梅华全研究员《论闽越与东瓯的关系》一文,主张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始,以昙石山文化为代表的福建原始文化,便沿着海岸线向北传播到浙南地区。进入青铜时代早期,以黄瓜山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即大量传入浙南,以致黑陶、条纹彩陶、几何印纹硬陶成为浙南青铜文化的主流。两地出土原始青瓷、青铜器诸多的一致性,反映两者文化结合更加密切。楚败越后,于越贵族逃至浙南、闽北,加速了两地融合,三者由此成为一个新民族——闽越族。正因为有此共同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以及地缘关系,秦时才会“以其地为闽中郡”。后来,闽越首领无诸佐汉灭秦有功,故被汉高祖复立为闽越王。汉惠帝时,以闽君摇功高为名,划出原浙南地区归摇,建立起东瓯国,将闽越一分为二,分而治之。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佟珊硕士的《东瓯与闽越考古文化的关系》一文,以新石器时代至西汉之时的考古资料为主,结合有关古代文

献,分别探讨了东瓯与闽越的关系,阐明东瓯与闽越地区的人群属于同一族群,即东瓯与闽越是同源的。而东瓯国与闽越的分化则是在于越文化“入侵”浙南和福建地区后才发生的。西汉时期东瓯国与闽越国的建立,更是以两周之时于越贵族对两地的统治为基础。

四、东瓯与西瓯及其影响

东瓯与西瓯,都是百越民族的一支。西瓯,又称西呕,最早见于《史记·南越列传》,大体分布于秦代的桂林郡,即汉代的郁林、苍梧郡一带,也就是今日广西桂江流域和西江流域一带。然东瓯与西瓯是同源异地,抑或各有其源?其内涵有何特色?两者关系如何?素为学界所关注。

广西民族大学徐杰舜、徐桂兰在《东瓯与西瓯比较断论》文中,分别从东瓯与西瓯的起源及其经济文化进行比较,认为是各自由土著民族发展形成的,东瓯的经济文化明显比西瓯落后。汉代时的东瓯走的是移民道路,最后融入于汉族;而西瓯却在本土与南迁的汉族互动、磨合,尽管有相当部分融于汉,但仍有一部分演变成六朝之时的俚族,成为壮族先民的一部分。东瓯与西瓯的历史命运,大体走的是移民模式与本土模式两种不同的演变道路。

广西桂林博物馆何英德研究员的《略论东瓯与西瓯之文化关系》一文,指出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语言文化所反映出来的信息,表明东瓯与西瓯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郭璞为《山海经》作注云:“郁林郡为西瓯”,这个西瓯就是指迁来西南的东瓯,为了有别于东瓯,乃称新定居地为西瓯,因而,西瓯确有部分可能来自于东瓯。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蒋廷瑜研究员在《东南地区的铜鼓》文中,详细介绍了上海、福建和浙江收藏的铜鼓及其类型,指出东南地区所见的铜鼓都是从中国岭南和西南购买或流传来的;也就是